

日本推理
名家名作选萃

密闭之巔

[日] 森村诚一 等著

徐明中 译

一座密闭山脉 一首罪恶之歌 一场人性绞杀
日本推理大师杰作 揭开高山密室诡计

文匯出版社



日本推理
名家名作选萃

密闭之巔

[日] 森村诚一 等著

徐明中 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密闭之巔 / (日)森村誠一等著;徐明中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496-0118-9

I. ①密… II. ①森… ②徐…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2056 号

密闭之巔

责任编辑 / 戴 铮

封面装帧 / 黄晨伟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30 千

印 张 / 6

ISBN 978-7-5496-0118-9

定 价 / 20.00 元

目 录

密闭之巅(森村诚一)

001

极乐之行的末班车(西村京太郎)

125

步出海关的女人(山村美纱)

159

密闭之巅

森村诚一

狂风怒吼，乌云密布。整个南阿尔卑斯山脉笼罩在暴风雪即将来临的恶劣气候之中。

年轻的登山家影山隼人和真柄慎二本想利用初春温暖的天气从阿尔卑斯山的夏泽山口越过赤岳主峰到达权现山脉，实现两人多年来的宏愿。谁知出师不利。一上山，天就变了脸。绵延起伏的山区依然是暴风雪肆虐的领地。于今，他们的梦想完全破灭了。山风越来越大，飞扬起的积雪搅得天地之间一片混沌。走在前面的影山，一边顶着寒风在雪地里艰难地涉行，一边又不住地催促着后面的真柄。他深知这是生命和自然的拼搏，稍一松劲，暴风雪就会迅速赶来把他们一口吞噬。

风雪凄迷，归程险恶。影山为了不迷失方向，睁大眼睛拼命地朝前眺望着。突然，他发现前方不远的雪地上，影影绰绰地倒伏着一个黑色的物体。

“喂，你看哪！前面好像有一个人倒在雪地上。”影山大声地嚷道。

“是吗，是谁呀？”真柄被寒风呛住了嘴，声音也有些颤抖。

“好像是个女人。”

“女人？”

两个人不由分说拼命地向前跑去。

这个倒伏在地上的黑影果然是个容貌俏丽的年轻女人。她年约二十多岁，身穿一件单薄的连衣裙。只见她脸色白如薄纸，一头乌黑的秀发湿漉漉地淌着水珠，像刚从水里捞起来一样。离她身边不远的地方，散落着一只精巧的女式手提包。影山俯下身子用耳朵在那女人的胸口听了听，脸上不由露出一丝惊奇的神色：“嗨，她还活着哪！”

真柄的口张得像个“O”形，他简直不相信眼前这个在冰天雪地中僵卧的女人竟然还会活着。但他深信影山的话是不会错的，于是赶紧拿出随身携带的强心针，熟练地给那个女人打了一针，接着两人迅速地给她全身按摩起来。不一会儿，他们的急救产生了效果，那个女人的脸上渐渐地泛起淡淡的红晕。影山深知现在的急救仅仅是第一步，要救活她，必须把她带到一个温暖的场所继续按摩，而且她身上的湿衣服也必须马上换掉。否则，她的生命仍然危在旦夕。

“快，把她弄到山下去！”影山大声地说道。他拿出一瓶暖身用的葡萄酒往她嘴里灌了几口，接着，费力地背起那个女人，头也不回地向山下走去。

真柄看着影山，心里不由升起一种莫名的妒意。他随口问道：“路上要不要我来换换你？”

“不用，这个女人没什么分量，和我们的装备相比简直不当一回事儿。”影山一口拒绝了真柄的提议，同时加快了前进的步伐。此时，影山的内心似乎也漾起一种难言的情感，他真实地感到，这种情感和刚才的那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并不完全一样，而且他也清楚地感到真柄“关心”的内涵。刹那间，两人似乎都醒悟到刚才在险恶的环境下舍身救人的义举，与其说是出于登山队员对遇难同伴的救助道德，毋宁是他们都感到那女人长得太美的缘故。

汤浅贵久子感到自己已经死了。她曾经那么专注、狂热地爱恋着的那个白马王子竟然如此轻率无情地抛弃了她，使她对那个人的怨恨远远超过了以往燃烧着的爱情之火。贵久子不像现代那些玩世不恭的轻浮女郎，她笃信真正的爱情只有一次，而这种爱焰的热量也是定量的，一旦这种热量消耗完毕，就再也没有什么人生的希望了。

贵久子专情的男子叫中井敏郎，他从名牌大学毕业后就来到菱井物产公司工作。三年后，贵久子从女子短期大学毕业，也来到了菱井物产公司。由于两人学的专业相同，他们接触的机会很多。中井是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他举止大方，谈吐优雅，很会博取女人的欢心。贵久子从小便接受女子学校的严格教育，从没有和异性交往的经验。因此她到公司后不久遇见中井这样的风流男子后，很快就被他迷住了。这个涉世未深、情窦初开的姑娘禁不住中井甜言蜜语的诱惑，竟然在第二次幽会中，就献出了自己的贞操。贵久子认定中井对她的爱是忠贞不渝的，因此，更以百倍的热情挚恋着自己的情人。由于公司固守着旧有的传统，不欢迎同事之间的婚恋，所以他们决定在结婚之前不在公司里公开两人的关系。贵久子一直暗自庆幸自己终身有靠了，但她却不知道已经深深地陷进了痛苦的深渊。

在他俩相恋的第二年春天，中井的身上发生了奇妙的“异变”。这种异变对中井来说是飞黄腾达的佳音，而对贵久子不啻是拉开了悲剧的帷幕。

这年春节，中井到公司内最有权势的上田专务家去拜年，恰巧与上田的女儿相遇了。这个贵府千金对中井一见钟情，甚至发出了非其莫嫁的誓言。中井在上田专务的利诱之下，感情的天平发生了倾斜。虽然他明知对方这位千金相貌平庸，心胸狭窄，和贵久子根本不

能相比，但他一想到上田专务的权势，想到成了他的乘龙快婿后自己很快就能出人头地，便求之不得地接受了上田家的婚约。对着痛苦得发狂的贵久子，这个男人竟然无耻地说道：“你不要痴心妄想了，我们虽然好过，但好不一定要结婚嘛！”

贵久子听了负心汉的这番冷酷的话语后，顿时感到地动山摇，精心构筑的感情大厦一下子崩塌了。她感到感情的燃料已经用完，惟有冰冷阴暗的世界展现在面前，于是她便想到了死。

贵久子决定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去寻找自己的归宿。她想起学生时代曾和同学们结伴来到八岳的饭盛山野营，那里的风光使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那时正值冬去春来的时分，山上虽然还是银装素裹，但早春的气候毕竟也给山区带来了春的信息。积雪在悄悄地融化，宁静的山间又响起了山泉淙淙的流水声，向阳的山坡上草木稀疏地露出淡淡的绿色，密集的山林和巨大的火山口，在春天的暮霭里别有一番情趣。尽管这里寒冷荒凉，但贵久子的心却被广袤的大自然吸引住了。

“让我的身子和那里的山水融化在一起吧！”贵久子打定主意后，抱着必死的决心从新宿乘车来到八岳山麓。下车时已近黄昏，在暮色的逆光中，山上的积雪反射出寒意迫人的冷光，耸立着的山峰更加狞猛可怕，似乎这里的一切都不欢迎这位寻死的不速之客。但是贵久子的心早已交给了死神，所以对此荒凉的夜景非但没有丝毫怯意，反而有一种寻找解脱的快感。她沿着盘山公路快速地走着。不一会儿，公路走完了，展现在眼前的是大片的荒草地。山势越来越陡，纷乱的荒草不时地缠住她的衣衫，似乎还在作最后一次挽留。但是她完全不顾这些，只是木然地向前走着。凄凉的冷月照在她的身上，留下一个长长的破碎的身影……

在朦胧的迷雾中，她感到有一个人在注视着她。她似乎知道这

个人是谁，但又瞧不清这个人的面容。这个面容好像是投在水中的倒影，随着波光的闪动悠悠地晃动着，使她怎么也看不清。她觉得这个人好像是中井敏郎，但又不很像。要是中井的目光就不会有这种动人的热感。她依稀记得在初恋时，中井的目光也曾那么炯炯灼人，但很快就没有了，除了冷漠就是鄙视。那么这个有着温润目光的人究竟是谁呢？她一时又想不起来。她拼命想看清那个漂浮在水面上的人影，但水面不平静，一阵波浪涌来，人影就变得支离破碎了。

她绝望地继续努力着，没想到那个人影突然看清了。

“好啊，你总算醒了。”耳边响起一个男人惊喜的声音。

她慢慢地睁开眼睛，只见一个男子正从上方俯视着她。那人身材魁梧结实，四方的脸盘上浓眉秀目，漾着温馨的笑容。乍一看，和中井有点相似，但他那宽厚的肩膀却是中井那文弱书生所没有的。

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会躺在这儿？贵久子想挣扎着爬起来。

“请不要起来，你的身子很虚弱，好好躺着吧。”

屋子里响起另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贵久子不由转过脸来，看见那人细目厚唇，样子很和善。虽然没有刚才那个男子那样富有魅力，但是谈吐亲切举止优雅，像一个很有修养的高级职员。只听他又说道：“你难道完全记不起来了吗？”

“你倒在真教寺尾根的雪地里，真危险啊！要是我们晚一小时赶来，你就没救了。”

贵久子这才想起，她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赶到山上来寻归宿的。当她登上山坡时，怎么也走不动了，心想就让我睡在这里吧，于是就在风雪里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

她抬起头环视着四周，发现这里像是一个守林人的小屋。墙壁是用粗大的松木垒成的，屋中的水塘里几根松木明子正燃烧着熊熊的火焰，并不时地爆着劈啪的响声。

啊！是了，一定是在我昏过去的时候，被这两个好心肠的先生搭救了。贵久子的眼眶里涌出激动的泪水，她再一次仔细地打量着这两个救命恩人，发现他俩虽然相貌迥异，但都是街市上少见的好心人。而且每个人虽然脸上都有着被灼热的阳光暴晒而留下的黝黑肤色，但是气度非凡，充满着男子汉英武的精神。

贵久子仿佛在蔚蓝的晴空里看见两座高耸晶莹的雪峰，眼里只有一片澄澈的光芒。这种纯洁之感是抛弃自己的中井所不能比拟的，和他俩相比，中井只是一块污浊的泥土。啊，他们才是我可信赖的真正的男子汉，贵久子的心似乎从死亡的深渊里挣扎出来，来到了充满生机的伊甸园。她感到青春的活力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为了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自己再不能走寻死末路了。两个救命恩人好像没有察觉贵久子内心急剧的变化，只见那个身材强壮的男子端来一只铝锅，里面是热气腾腾的鸡蛋蔬菜汤。贵久子突然感到自己早已是饥肠辘辘了，没等张口，那个温厚的男子就关切地说道：“慢慢吃，不要急，小心噎住。”

贵久子感激的泪水又溢出了眼眶，她用细如蚊子的声音向他俩连连道谢。用完餐，贵久子好像已恢复了元气，苍白的脸上露出了迷人的红晕。三人相互作了自我介绍。贵久子这才知道那个强壮的男子名叫影山隼人，而那个温厚的男子则叫真柄慎二。他俩向贵久子详细介绍了登山的计划以及救护她的经过。看到现在贵久子得救了，两人都露出了无邪的笑容。贵久子隐隐地感到虽然他俩没再问她些什么，但是对她为何上山的动机是抱有强烈的好奇心的。贵久子现在什么都不能说，她只是从床上起来，向他俩深深地鞠躬道谢：“真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救命之恩我将永志不忘！”

3

汤浅贵久子和他们两人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他俩都是公司的

职员。影山隼人在神田的一家杂志社工作，真柄慎二的工作单位是著名的丸之内银行。

“再见吧！”

三个人从山上归来，乘坐同一列火车回到新宿。本来他俩坚持要送贵久子回家，但贵久子再三婉拒了他们的好意。她在新宿和两人依依作别后，就径直换车回家了。贵久子深知家教很严，且她又是个很自尊的姑娘，即使她这次出门，也只对家人说是参加一次旅游，要过五六天后才回来，所以家人对她离家出走不至于担心。倘若这两个男子送她回家，反而要坏事。一则家人会喋喋不休地问个不停，二则她又不会说谎，没问几句就会出洋相。因此贵久子果断地和他们分了手，但她心中自知，一种难言的情丝已经牢牢地和他俩系在一起了。

此后，她便经常和这两人见面。但是他们似乎都更愿意和她单独约会，贵久子在他俩中间，深深为此苦恼。诚然，一个美貌的女人喜欢有一群男人围着她转。但是对他俩却是不同，他们都是她的救命恩人，说实在她对这两个人都喜欢，但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她怎么能使恩人难堪呢，她更担心的是千万不能因自己的缘故造成两人之间的反目，这样罪孽就大了。贵久子为了保持平衡，多次对他们说还是三人一起出去玩吧。奇怪的是两个人都不同意。这该怎么办呢？贵久子不得已，才对这两个人作了认真的比较。不可否认，这两人的性格完全相反。影山兴趣广泛，善于言谈，每次见面，他的谈吐总使贵久子为之倾倒。加之他身材健壮，极富男子汉的魅力，和他出外散步总会引来周围路人惊羡的眼光。从这一点来说，真柄要比影山差多了。因此贵久子在无意之间增多了和影山约会的次数。

市内最豪华的皇家大饭店顶层有一个号称“皇家蓝天沙龙”的旋转餐厅，影山或许是出于登山家喜欢登高的爱好，总喜欢带贵久子去那里约会。每当日暮时分，餐厅里绅士淑女们聚集一堂。灯红酒绿、

轻歌曼舞的气氛，使得来此就餐的食客们情趣倍增。

“亲爱的。”伴唱歌手一曲终了之后，影山举起一杯葡萄酒轻轻叫了一声贵久子，他眼波含情，欲言而止。贵久子凭着过去和中井交往的经验，知道男人的这种表情后面，会接着说出什么话来。她的内心有点慌乱，明知对方想说什么，但又怕他说出来。一旦说出来该怎么办呢？要知道她还在竭力保持三人之间的平衡关系呢。

“亲爱的。”影山的声音变得更加甜蜜柔和。贵久子的心有些乱了。影山和她没约会几次，称呼就这样亲昵了，而那个真柄直到现在还在郑重其事叫她“贵久子小姐”。

“你在想什么呢？”影山的语调带有一种摄人心魄的感情。

贵久子紧张得无言以对。

“你对我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影山终于说出了埋藏在心底许久的话来。

“当然喜欢，要是不喜欢，我怎么会跟你来这儿呢。”贵久子喃喃低语道。

“我想听的不是这种含糊的话，我要问你，我作为一个男子你到底喜欢不喜欢？”

“好为难呵。”贵久子幽幽地叹了一口气。

“我想这一点不难，一个人要敢做敢爱嘛！我再也不要听你说那种像兄长那样尊敬我、像好朋友一样对待我之类的话。”影山的话越来越激动，显然他的感情已到了爆炸的临界点，“好，我跟你直说了吧，我爱你爱得发狂，没有你我就会活不下去，你明白吗？和我结婚吧。”

“哎，不要这么急呀，总得有时间准备呀。”慌乱中贵久子急不择言地脱口而出。

“那么你是喜欢我啰？”

“唔。”

贵久子轻轻地点了一下头，猛然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不由羞得两颊绯红。

夜深了。影山默默地送贵久子回家。她的家在一个宁静的街区，此时路上行人稀少，只有那初夏凉爽的夜风在轻轻地吹拂着这一对亲密的恋人……

经过那一晚的约会之后，贵久子对影山和真柄之间的感情天平明显地向影山的那方倾斜了。

真柄似乎也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是个好强的男子，非要见到事实才会罢休。贵久子也深深地感到自己的选择已经到了该决断的时刻。尽管他俩都是她的救命恩人，而且也都是值得她倾心的男子，但是同时爱上两个人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就必须对其中的一人斩断情丝，否则拖得越久只会给对方带来更大的痛苦。于是，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贵久子主动约真柄到她和影山常去的皇家大饭店的旋转餐厅见面。她觉得这里既是她和一个人定情的场所，又是和一个人分手的地方，也许在这离地几百英尺的高处更能体现她和这两位登山运动员的复杂恋情，更能引起她今后痛苦而又温馨的回忆。

真柄按约如期而来。当他初知到这个地方来，不由倏地一惊。但他还是压抑着自己感情的波动，沉着地登上了旋转餐厅。

他俩在贵久子和影山常坐的座位上坐下了。

真柄竭力露出一丝笑容，轻轻地说道：“你怎么会找这样一个高不可攀的地方呢？”贵久子报以赫然地一笑，讪讪地答道：“嗯，这是影山常带我来的地方。”

这一句话深深地刺痛了真柄。不错，这耸入云天的高空餐厅，在这大都市里是一座人造的高峰，也是一座萌发青春激情和爱情的山峰。但是自己在攀登这座山峰时，却被影山远远地抛在后面了。此时，他不禁回想起他和影山在大学时代共同参加山岳部队、开始登山生涯的情景。那时他俩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凭着他的天赋和

影山超人的精力，他们曾一起攀登和开拓过日本北阿尔卑斯山脉北穗高峰西面的下山谷。那里气候恶劣，山势险恶，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但是他俩齐心协力，终于闯过了这死亡之谷。大学毕业后，他们虽然各自参加了不同的工作，但是对登山的兴趣丝毫未减反而更加强烈，他们一同参加了“东京雪线俱乐部”。两年后，又挤出有限的时间，一起攀登欧洲阿尔卑斯山脉中最险的山壁。那道山壁被称之为“恶魔的岩壁”，那里终年冰天雪地，见不到阳光，陡峭的岩壁竟高达一千八百米，经过两个人的共同奋斗，竟然一次就攀登成功了。在他俩辉煌的登山业绩中，真柄深知这一切都是两人共同创造的，谁也离不开谁。但是谁能想到在攀登感情的山峰时，影山竟离己而去，独自一人攀上了高峰。

他成功了。

真柄内心暗自嗟叹着，但仍然不让这种惶惑痛苦的感情在贵久子面前流露出来。他点起一支香烟，开始若无其事地谈起他和影山过去的登山生涯。

贵久子虽然从影山的口中早已听过几遍，但这次听真柄讲来却别有一番趣味。听影山讲述后，她总会好奇地问道：“登山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还要去呢？”影山听了也往往孩子气地一笑：“喜欢呗。”这次她听了真柄的讲述之后，又好奇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真柄沉吟了半晌，缓缓地说道：“哦，这只是我的爱好，没有其他理由。”贵久子感到他的回答还没有结束，似乎还有其他的意思。她不禁又好奇地问道：“您为什么听了我的问题感到为难呢？”

真柄窘迫地用手擦了擦额上沁出的汗水，喃喃地辩解道：“没有什么为难的地方。不过坦率地说，我的登山镐总是给我新的指示。”

“登山镐……指示？”

“这是一首蹩脚的诗歌，您愿意听一听吗？”

贵久子点了点头。

真柄清了清嗓子，高声地朗诵道：“当我们迎着凉爽的山风，依依惜别时，我知道我的梦是无法实现的。只有那登山镐，向我发出新的指示，为了向新的山峰攀登，必须把奋斗的身心寄托于它。”

“这是真柄君的诗吗？”

“哦，见笑了。”

“这首诗我真喜欢。”

“谢谢！”

“不过真柄君，刚才您说了登山的好多艰险过程，看来山真是可怕啊。”贵久子想起自己前不久在山上差点冻死的情景真有点后怕。

真柄意味深长地淡然一笑：“登山是有危险的，稍一犹豫就会有死的可能。它和忠实地按照道标安全地上下爬山的游客完全不一样。我们总是寻找着那危险的途径向上攀登，只有在这样的攀登过程中，才能真正领略到山的伟大和美丽。”

尽管真柄说得比较抽象，但是贵久子似乎领悟到了什么。她本想借此机会向真柄告别，没想到不知不觉地卷入了真柄的话题。她索性追根究底地问道：“你说山究竟有什么美丽之处呢？”

真柄坦然地笑了：“这是一言难尽的。不过当你历尽艰辛登上顶峰，解开登山绳索时，喜悦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的，就像有个诗人说的‘燃起了灵魂愉悦的香烟’。每当那时，我迎着西斜的夕阳，心底里似乎真的升起一缕袅袅上升的香烟，好像要托着我升上那美妙的天国。啊！那时的山真是美极了。我望着手里的登山镐，心里就会涌起向新的险峰攀登的冲动。”真柄说到此停住了话音，他那深邃的目光透过旋转餐厅那巨大的窗户眺望着远方。贵久子听了真柄的一席话，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一想到邀他出来的目的，不由内疚得胸口隐隐作痛。她暗忖道：要是没有影山，我真要为他倾倒了。可惜的是他进入我的心头毕竟比影山晚了一步。可怜的真柄，我的心中再没有你的位置了。

真柄转过神来，正想再说些什么时，贵久子突然慌慌张张地打断了他的话头，“真柄君，真对不起，请等一下。”她知道要是真柄的话匣子再打开，她就很难向他启齿谈及告别的事了，于是只好采取失礼的行为。

贵久子吞吞吐吐地说道：“我想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真柄露出疑惑的神色。

“我就要和影山君结婚了。”

“和影山？”真柄健壮的身子不由得摇晃了一下。他知道贵久子和影山的关系相当密切，但没想到贵久子竟然在这种场合，这么直率地告诉他这个消息。

“贵久子小姐，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这事我已经考虑好久了，虽然我也喜欢真柄君，但还是下定决心和影山结婚。”贵久子咬了咬牙，一口气把话说了出来。

真柄那伟岸的身躯，顿时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慢慢地萎顿下来。他憧憬已久的理想，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贵久子拼命地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她同情真柄，但再也不能为他做些什么了。望着真柄失神的样子，贵久子急得连连叫着他的名字。好一会儿，才听到真柄无力的回声：“哦，没什么，请问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贵久子低低地回答：“这个，现在还没决定，再说我还想多工作一段时间。”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真柄的话音里明显地带有一种苦涩。

“我们今后还是好朋友。”贵久子一下子感到语词的贫乏。

“那当然。”真柄毫不迟疑地答道。他明白自己所爱恋的女人给他留下的只是“好朋友”的位置，那是多么痛苦的事啊！这也充分说明了他应该在和这个女人的关系上打上句号了。

听到真柄愿意和她继续保持“好朋友”的关系时，贵久子的心里

总算一块巨石落了地。尽管她并不对真柄的承诺感到高兴,但想到自己的决定没有过度地损害真柄,心里还是感到有所宽慰的。

“真柄君能不能告诉我你的意中人是谁吗?”贵久子为了缓和气氛,竭力想寻找一些话题。

“这个就不说了吧。”真柄的眼中闪着沮丧而暗淡的光泽。

在这高高的旋转餐厅里,他们两人俯瞰着地下如蚁的人群,就像登上了山的顶峰,迎着燃烧的夕阳,人的精神似乎得到了升华。但此时真柄的心情该是如何呢,贵久子默默地祷念着:“但愿他的心中此时也燃起使灵魂愉悦的香烟吧。”

4

贵久子失恋之后,在公司里和中井敏郎仅保持着极普通的同事关系。幸亏他们原来的相恋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所以同事们都毫不知晓,只有她一人暗吞着苦果。

中井敏郎自从得到上田专务垂青之后,他那乘龙快婿的位置已是毋庸置疑了。只要有此一缘,尽管他目前在公司的职务没有提升,但是飞黄腾达已经指日可待了。中井是个头脑很灵活的人,他既能揣摩上司的心理,又深知自己的变化很可能引起同事们的嫉妒和不满。因此,他非但没有得意忘形,反而更加勤勉地工作,同时对同事们的态度更加谦恭有礼。现在他唯一不放心的就是贵久子。贵久子是个美丽纯洁的女性,在公司里人缘极好。她过去对自己一片痴情,却被自己无情地抛弃了,他从良心上也受到深深的责备。同时非常担心贵久子在极度痛苦之下,会干出什么傻事来。要是事情一旦败露,他的什么锦绣前程都得完蛋。自从和贵久子断绝来往后,贵久子突然有几天不来上班,这着实使中井慌乱得夜不成寐。他打了个电话到她家里试探虚实,回答是贵久子出门旅游去了。中井不由吓出